

第四十二回

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

话说周襄王二十年，下劳晋文公于践土，事毕归周，诸侯亦各辞回本国。卫成公疑欻犬之言，遣人密地打探，见元咺奉叔武入盟，名列载书，不暇致详，即时回报卫侯，卫侯大怒曰：“叔武果自立矣！”大骂：“元咺背君之贼！自己贪图富贵，扶立新君，却又使儿子来窥吾动静，吾岂容汝父子乎？”元角方欲置辩，卫侯拔剑一挥，头已坠地，冤哉！元角从人，慌忙逃回，报知其父咺。咺曰：“子之生死，命也！君虽负咺，咺岂可负太叔乎？”司马瞞谓元咺曰：“君既疑子，子亦当避嫌，何不辞位而去，以明子之心耶？”咺叹曰：“咺若辞位，谁与太叔共守此国者？夫杀子，私怨也；守国，大事也。以私怨而废大事，非人臣所以报国之义也。”乃言于叔武，使奉书晋侯，求其复成公之位。此乃是元咺的好处，这事暂且搁过一边。

再说晋文公受了册命而回，虎贲弓矢，摆列前后，另是一番气象。入国之日，一路百姓扶老携幼，争睹威仪，箪食壶浆，共迎师旅，叹声啧啧，都夸“吾主英雄”，喜色欣欣，尽道“晋家兴旺”。正是：

捍艰复纘文侯绪，攘楚重修桓伯勋。

十九年前流落客，一朝声价上青云。

晋文公临朝受贺，论功行赏，以狐偃为首功，先轸次之。诸将请曰：“城濮之役，设奇破楚，皆先轸之功，今反以狐偃为首，何也？”文公曰：“城濮之役，轸曰：‘必战楚，毋失敌。’偃曰：‘必避楚，毋失信。’夫胜敌者，一时之功也；全信者，万世之利也。奈何以一时之功，而加万世之利乎？是以先之。”诸将无不悦服。狐偃又奏：“先臣荀息，死于奚齐、卓子之难，忠节可嘉，宜录其后，以励臣节。”文公准奏，遂召荀息之子荀林父为大夫。舟之侨正在家中守著妻子，闻晋侯将到，赶至半路相迎，文公命囚之后车。行赏已毕，使

司马赵衰议罪，当诛。舟之侨自陈妻病求宽，文公曰：“事君者不顾其身，况妻子乎？”喝命斩首示众。文公此番出军，第一次斩了颠颉，第二次斩了祁瞒，今日第三次，又斩了舟之侨。这三个都是有名的宿将，违令必诛，全不轻宥，所以三军畏服，诸将用命。正所谓：“赏罚不明，百事不成，赏罚若明，四方可行。”此文公所以能伯诸侯也。文公与先轸等商议，欲增军额，以强其国，又不敢上同天子之六军，乃假名添作“三行”。以荀林父为中行大夫，先蔑、屠击为左右行大夫。前后三军三行，分明是六军，但避其名而已。以此兵多将广，天下莫比其强。

一日，文公坐朝，正与狐偃等议曹、卫之事，近臣奏：“卫国有书到。”文公曰：“此必叔武为兄求宽也。”启而观之，书曰：

君侯不泯卫之社稷，许复故君，举国臣民，咸引领以望高义，惟君侯早图之！

陈穆公亦有使命至晋，代卫、郑致悔罪自新之意。文公乃各发回书，听其复归故国，谕郤步扬不必领兵邀阻。叔武得晋侯宽释之信，急发车骑如陈，往迎卫侯。陈穆公亦遣人劝驾。公子歆犬谓成公曰：“太叔为君已久，国人归附，邻国同盟，此番来迎，不可轻信。”卫侯曰：“寡人亦虑之。”乃遣宁俞先到楚丘，探其实信，宁俞只得奉命而行。至卫，正值叔武在朝中议政。宁俞入朝，望见叔武设座于殿堂之东，西向而坐。一见宁俞，降坐而迎，叙礼甚恭。宁俞佯问曰：“太叔摄位而不御正，何以示观瞻耶？”叔武曰：“此正位吾兄所御，吾虽侧其傍，尚栗栗不自安，敢居正乎？”宁俞曰：“俞今日方见太叔之心矣。”叔武曰：“吾思兄念切，朝暮悬悬，望大夫早劝君兄还朝，以慰我心也。”俞遂与订期，约以六月辛未吉日入城。宁俞出朝，采听人言，但闻得百官之众，纷纷议论，言：“故君若复入，未免分别居行二项，行者有功，居者有罪，如何是好？”宁俞曰：“我奉故君来此传谕尔众：‘不论行居，有功无罪。’如或不信，当歃血立誓。”众皆曰：“若能共盟，更有何疑！”俞遂对天设誓曰：“行者卫主，居者守国，若内若外，各宣其力。君臣和协，共保社稷，倘有相欺，明神是殛！”众皆欣然而散，曰：“宁子不欺吾也。”叔武又遣大夫长牂，专守国门，吩咐：“如有南来人到，不拘早晚，立刻放入。”

却说宁俞回复卫侯，言：“叔武真心奉迎，并无歹意。”卫侯也自信得过了，怎奈歆犬谗毁在前，恐临时不合，反获欺谤之罪，又说卫侯曰：“太叔与宁大夫定约，焉知不预作准备，以加害于君？君不如先期而往，出其不意，可必入也。”卫侯从其言，即时发驾。歆犬请为前驱，除宫备难，卫侯许之。宁

俞奏曰：“臣已与国人订期矣，君若先期而往，国人必疑。”猷犬大喝曰：“俞不欲吾君速入，是何主意？”宁俞乃不敢复谏，只得奏言：“君驾若即发，臣请先行一程，以晓谕臣民，而安上下之心。”卫侯曰：“卿为国人言之，寡人不过欲早见臣民一面，并无他故。”宁俞去后，猷犬曰：“宁之先行，事可疑也，君行不宜迟矣！”卫侯催促御人，并力而驰。

再说宁俞先到国门，长牂询知是卫侯之使，即时放入。宁俞曰：“君即至矣。”长牂曰：“前约辛未，今尚戊辰，何速也？子先入城报信，吾当奉迎。”宁才转身时，猷犬前驱已至，言：“卫侯只在后面。”长牂急整车从，迎将上去。猷犬先入城去了。时叔武方亲督舆隶，扫除宫室，就便在庭中沐发。闻宁俞报言：“君至。”且惊且喜，仓卒之间，正欲问先期之故，忽闻前驱车马之声，认是卫侯已到，心中喜极，发尚未干，等不得挽髻，急将一手握发，疾趋而出，正撞了猷犬。猷犬恐留下叔武，恐其兄弟相逢，叙出前因，远远望见叔武到来，遂弯弓搭箭，飏的发去，射个正好。叔武被箭中心窝，望后便倒。宁俞急忙上前扶救，已无及矣，哀哉！元咺闻叔武被杀，吃了一惊，大骂：“无道昏君！枉杀无辜，天理岂能容汝？吾当投诉晋侯，看你坐位可稳？”痛哭了一场，急忙逃奔晋国去了。髯翁有诗云：

坚心守国为君兄，弓矢无情害有情。

不是卫侯多忌忮，前驱安敢擅加兵？

却说成公至城下，见长牂来迎，叩其来意，长牂述叔武吩咐之语，早来早入，晚来晚入。卫侯叹曰：“吾弟果无他意也！”比及入城，只见宁俞带泪而来，言：“叔武喜主公之至，不等沐完，握发出迎，谁知枉被前驱所杀，使臣失信于国人，臣该万死！”卫侯面有惭色，答曰：“寡人已知夷叔之冤矣！卿勿复言。”趋车入朝，百官尚未知觉，一路迎谒，先后不齐。宁俞引卫侯视叔武之尸，两目睁开如生。卫侯枕其头于膝上，不觉失声大哭，以手抚之曰：“夷叔，夷叔！我因尔归，尔为我死！哀哉，痛哉！”只见尸目闪烁有光，渐渐而瞑。宁俞曰：“不杀前驱，何以谢太叔之灵？”卫侯即命拘之。时猷犬谋欲逃遁，被宁俞遣人擒至。猷犬曰：“臣杀太叔，亦为君也！”卫侯大怒曰：“汝谤毁吾弟，擅杀无辜，今又归罪于寡人。”命左右将猷犬斩首号令。吩咐以君礼厚葬叔武。国人初时，闻叔武被杀，议论哄然，及闻诛猷犬，葬叔武，群心始定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卫大夫元咺，逃奔晋国，见了晋文公，伏地大哭，诉说卫侯疑忌叔武，故遣前驱射杀之事。说了又哭，哭了又说。说得晋文公发恼

起来，把几句好话，安慰了元咺，留在馆驿。因大集群臣问曰：“寡人赖诸卿之力，一战胜楚。践土之会，天子下劳，诸侯景从。伯业之盛，窃比齐桓。奈秦人不赴约，许人不会朝，郑虽受盟，尚怀疑贰之心，卫方复国，擅杀受盟之弟。若不再申约誓，严行诛讨，诸侯虽合必离，诸卿计将安出？”先轸进曰：“征会讨贰，伯主之职。臣请厉兵秣马，以待君命。”狐偃曰：“不然。伯主所以行乎诸侯者，莫不挟天子之威。今天子下劳，而君之觐礼未修，我实有缺，何以服人？为君计，莫若以朝王为名，号召诸侯，视其不至者，以天子之命临之。朝王，大礼也。讨慢王之罪，大名也。行大礼而举大名，又大业也。君其图之！”赵衰曰：“子犯之言甚善。然以臣愚见，恐入朝之举，未必遂也。”文公曰：“何为不遂？”赵衰曰：“朝觐之礼，不行久矣。以晋之强，五合六聚，以临京师，所过之地，谁不震惊？臣惧天子之疑君而谢君也。谢而不受，君之威褻矣。莫若致王于温，而率诸侯以见之，君臣无猜，其便一也。诸侯不劳，其便二也。温有叔带之新宫，不烦造作，其便三也。”文公曰：“王可致乎？”赵衰曰：“王喜于亲晋，而乐于受朝，何为不可？臣请为君使于周，而商入朝之事，度天子之计，亦必出此。”

文公大悦，乃命赵衰如周，谒见周襄王，稽首再拜，奏言：“寡君重耳，感天王下劳锡命之恩，欲率诸侯至京师，修朝觐之礼，伏乞圣鉴！”襄王嘿然，命赵衰就使馆安歇，即召王子虎计议，言：“晋侯拥众入朝，其心不测，何以辞之？”子虎对曰：“臣请面见晋使而探其意，可辞则辞。”子虎辞了襄王，到馆驿见了赵衰，叙起入朝之事。子虎曰：“晋侯倡率诸姬，尊奖天子，举累朝废坠之旷典，诚王室之大幸也！但列国鳞集，行李充塞，车徒众盛，士民目未经见，妄加猜度，讹言易起，或相讥讪，反负晋侯一片忠爱之意，不如已之。”赵衰曰：“寡君思见天子，实出至诚。下臣行日，已传檄各国，相会于温邑取齐，若废而不举，是以王事为戏也，下臣不敢复命。”子虎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赵衰曰：“下臣有策于此，但不敢言耳。”子虎曰：“子余有何良策？敢不如命！”赵衰曰：“古者，天子有时巡之典，省方观民，况温亦畿内故地也。天子若以巡狩为名，驾临河阳，寡君因率诸侯以展觐，上不失王室尊严之体，下不负寡君忠敬之诚，未知可否？”子虎曰：“子余之策，诚为两便，虎即当转达天子。”子虎入朝，述其语于襄王，襄王大喜，约于冬十月之吉，驾幸河阳。赵衰回复晋侯。晋文公以朝王之举，播告诸侯，俱约冬十月朔，于温地取齐。

至期，齐昭公潘、宋成公王臣、鲁僖公申、蔡庄公甲午、秦穆公任好、郑

文公捷陆续俱到。秦穆公言：“前此践土之会，因惮路远后期，是以不果，今番愿从诸侯之后。”晋文公称谢。时陈穆公款新卒，子共公朔新立，畏晋之威，墨衰而至。邾莒小国，无不毕集。卫侯郑自知有罪，意不欲往，宁俞谏曰：“若不往，是益罪也，晋讨必至矣。”成公乃行，宁俞与鍼庄子、士荣，三人相从。比至温邑，文公不许相见，以兵守之，惟许人终于负固，不奉晋命。总计晋、齐、宋、鲁、蔡、秦、郑、陈、邾、莒，共是十国，先于温地叙会。不一日，周襄王驾到，晋文公率众诸侯迎至新宫驻蹕。上前起居，再拜稽首。次日五鼓，十路诸侯，冠裳佩玉，整整齐齐，舞蹈扬尘，锵锵济济。方物有贡，各伸地主之仪；就位惟恭，争睹天颜之喜。这一朝，比践土更加严肃。有诗为证：

衣冠济济集河阳，争睹云车降上方。

虎拜朝天鸣素节，龙颜垂地沐恩光。

鄆宫胜事空前代，邾鄆虚名慨下堂。

虽则致王非正典，托言巡狩亦何妨？

朝礼既毕，晋文公将卫叔武冤情，诉于襄王，遂请王子虎同决其狱。襄王许之。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馆，宾主叙坐，使人以王命呼卫侯，卫侯囚服而至。卫大夫元咺亦到。子虎曰：“君臣不便对理，可以代之。”乃停卫侯于庑下，宁俞侍卫侯之侧，寸步不离。鍼庄子代卫侯，与元咺对理，士荣摄治狱之官，质正其事。元咺口如悬河，将卫侯自出奔襄牛起首，如何嘱咐太叔守国，以后如何先杀元角，次杀太叔，备细铺叙出来。鍼庄子曰：“此皆歃犬谗譖之言，以致卫君误听，不全繇卫君之事。”元咺曰：“歃犬初与咺言，要拥立太叔，咺若从之，君岂得复入？只为咺仰体太叔爱兄之心，所以拒歃犬之请，不意彼反肆离间。卫君若无猜忌太叔之意，歃犬之譖，何由而入？咺遣儿子角，往从吾君，正是自明心迹，本是一团美意，乃无辜被杀。就他杀吾子角之心，便是杀太叔之心了。”士荣折之曰：“汝挟杀子之怨，非为太叔也。”元咺曰：“咺常言：‘杀子私怨，守国大事。’咺虽不肖，不敢以私怨而废大事。当日太叔作书致晋，求复其兄，此书稿出于咺手。若咺挟怨，岂肯如此？只道吾君一时之误，还指望他悔心之萌，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枉。”士荣又曰：“太叔无篡位之情，吾君亦已谅之。误遭歃犬之手，非出君意。”元咺曰：“君既知太叔无篡位之情，从前歃犬所言，都是虚谬，便当加罪，如何又听他先期而行？比及入国，又用为前驱，明明是假手歃犬，难言不知。”鍼庄子低首不出一语。士荣又折之曰：“太叔虽受枉杀，然太叔臣也，卫侯君也。古来人臣被

君枉杀者，不可胜计。况卫侯已诛黜犬，又于太叔加礼厚葬，赏罚分明，尚有何罪？”元咺曰：“昔者桀枉杀关龙逢，汤放之。纣枉杀比干，武王伐之。汤与武王，并为桀、纣之臣子，目击忠良受枉，遂兴义旅，诛其君而吊其民。况太叔同气，又有守国之功，非龙逢、比干之比。卫不过侯封，上制于天王，下制于方伯，又非桀、纣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比。安得云无罪乎？”士荣语塞，又转口曰：“卫君固然不是，汝为其臣，既然忠心为君，如何君入国，汝便出奔？不朝不贺，是何道理？”元咺曰：“咺奉太叔守国，实出君命，君且不能容太叔，能容咺乎？咺之逃，非贪生怕死，实欲为太叔伸不白之冤耳！”

晋文公在座，谓子虎曰：“观士荣、元咺往复数端，种种皆是元咺的理长。卫郑乃天子之臣，不敢擅决，可先将卫臣行刑。”喝教左右：“凡相从卫君者，尽加诛戮。”子虎曰：“吾闻宁俞，卫之贤大夫，其调停于兄弟君臣之间，大费苦心，无如卫君不听何？且此狱与宁俞无干，不可累之。士荣摄为士师，断狱不明，合当首坐。鍼庄子不发一言，自知理曲，可从末减，惟君侯鉴裁！”文公依其言，乃将士荣斩首，鍼庄子刖足，宁俞姑赦不问。

卫侯上了槛车，文公同子虎带了卫侯，来见襄王，备陈卫家君臣两造狱词：“如此冤情，若不诛卫郑，天理不容，人心不服，乞命司寇行刑，以彰天罚！”襄王曰：“叔父之断狱明矣，虽然，不可以训。朕闻：‘周官设两造以讯平民，惟君臣无狱，父子无狱。’若臣与君讼，是无上下也。又加胜焉，为臣而诛君，为逆已甚！朕恐其无以彰罚，而适以教逆也。朕亦何私于卫哉？”文公惶恐谢曰：“重耳见不及此。既天王不加诛，当槛送京师，以听裁决。”文公仍带卫侯，回至公馆，使军士看守如初，一面打发元咺归卫，听其别立贤君，以代卫郑之位。元咺至卫，与群臣计议，诡言：“卫侯已定大辟，今奉王命，选立贤君。”群臣共举一人，乃是叔武之弟名适，字子瑕，为人仁厚。元咺曰：“立此人，正合‘兄终弟及’之礼。”乃奉公子瑕即位，元咺相之。司马瞞、孙炎、周歊、冶廛一班文武相助，卫国粗定。毕竟卫事如何结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